

yujie
jiadao

御姐驾到

史上最**彪悍女**的麻辣生涯

乌小白 作品
WUXIAOBAI
WORKS



台湾畅销都市小说
《超级七辣》大陆简体版

台湾最牛小说网 

大陆四月天言情小说网  联手推荐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乌小白
WUXIAOBAI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御姐驾到：史上最彪悍剩女的麻辣生涯 / 乌小白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1
ISBN 978-7-229-03107-7

I. ①御… II. ①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9134 号

御姐驾到：史上最彪悍剩女的麻辣生涯

YUJIE JIADAO:SHISHANG ZUIBIAOHAN SHENGNU DE MALA SHENGYA

乌小白 著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刘嘉 郭莹莹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姚姚工作室
扉页插画：荠菜饺子 E-mail: pp200819840326@163.com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mm×1 000mm 1/16 印张：18.25 字数：338 千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107-7

定价：2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叫**陈七**
本书女主角

一个将**粗暴**升华为**优雅**的
彪悍女子

身高172cm 体重50kg

三围.....

科学问题小孩子不要多问！

我的人生格言

金钱不能收买一切**但能收买我**
暴力不能解决一切**但能解决你！**

主啊

请**宽恕**我暴怒的罪

阿门！

——呃

算了

还是信自己吧

上帝也是个**男人**

信不过！



- Preface · 我来自“专门写流氓”星球 / 001
- Chapter 01 · 八折抛售一只光棍 / 003
- Chapter 02 · 出墙吧，杏 / 014
- Chapter 03 · 光棍凶猛 / 025
- Chapter 04 · 最接近上帝的东西：上司 / 036
- Chapter 05 · 绿帽控？ / 047
- Chapter 06 · 流氓救美 / 060
- Chapter 07 · 女人不狠，江山不稳 / 071
- Chapter 08 · 狭路相逢，黑者胜 / 087
- Chapter 09 · 刀疤洪 / 104
- Chapter 10 · 现代冷兵器 / 114
- Chapter 11 · 不靠谱的姐弟恋 / 131

Chapter 12 · 真相爆发了 / 148
Chapter 13 · 本月最血腥的一天 / 160
Chapter 14 · 板砖在手，天下我有 / 171
Chapter 15 · 德育门事件 / 183
Chapter 16 · 寻秦记 / 194
Chapter 17 · 一群嗜血的蚂蚁 / 205
Chapter 18 · 落跑新婚 / 217
Chapter 19 · 生死抉择 / 230
Chapter 20 · 光棍可杀不可辱 / 242
Chapter 21 · 明夕何夕，君已陌路 / 254
Chapter 22 · 故事里没说你要离开我 / 267
The End · 向陈七说再见 / 280
Appendix · 书评 / 283



我来自“专门写流氓”星球

Preface

星球



有很多人质疑彪悍女的存在。其实，女人发起狠来比男人更不要命，因为女人比男人缺少理智，一只花瓶随时可以变成毒药。

比如这本书里的陈七，有人说这是超现实意识流。我想，这句话最后少了一个氓字。

当然，由于种种的原因，大部分人做不到那样决绝：因为胆子小、打架怕痛、不想被警察抓、《葵花宝典》还没修炼成功……或其他。所以，我们看陈七动手的时候兴奋一下就好，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不要迷恋姐，姐会让人流鼻血——再补加一记左直拳还能让人脸开花。如果当真遇到了人渣，只须向其致以诚挚的鄙视以及附送竖中指之行为，如果依然没有效果，你还可以仰天长骂。

在写这本书之前，作为男猪脚的小八郑重允诺，倘若此书能够出版，他将购买一麻袋以支持销量。如果他今年没有践诺，请大家监督我杀了他。前几天他还对我说打算到了40岁就从良，不过我一直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活不到40岁。

不知道是不是女王气质太显眼，姐弟恋最流行的时候，我带着英俊挺拔的堂弟出去逛街买衣服，但凡亲见者，无不饱含热泪地评价：“不伦之恋啊！”

女店主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套近乎：“我男朋友比我小六岁，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你衣服能打折吗？”

Preface

我来自“专门写流氓”星球 001

她一愣。我们俩互相赠送了一个鄙视的表情。转身走人。

而我堂弟这么一个国色天香的英俊少年，长大后具有了一种欠揍的气质，可偏偏还有无数少女为了这个看着就想上去踹几大脚的男人要死要活。令哀家老怀甚慰：咱们花痴招展派不愁后继无人啦！

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坚不摧的存在。伟大思想家火云邪神说过：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可见连暴力也要用时间来计算。

上学的时候住宿舍，寝室里的姐妹们互相询问年纪，最后赫然发现我排老大。一开始我还不甘心沦为一个欧巴桑，军训前作自我介绍时，将双手捧在胸前作对生绿叶状眨巴着大眼睛娇滴滴地说：“我是永远十四岁的小萝莉哦”，大家都衷心地点点头说：“对，你是十四公岁的印象派小萝莉，还是暗黑系的！”我听了暴跳如雷，破口大骂：“统统找死！”飞起回力球鞋一脚一个踹翻一操场人。教官不失时机地向大家介绍：“同学们，请看，这就是军警搏击术中杀伤力最大的扫踢……”

后来我就认命了，尤其是上班以后，我经常摸着自己刚长出几个小斑点的脸颊，无限感叹伤怀：“唉呀，老年斑都长出来了……跟年轻时相比，我更爱自己饱经岁月摧残的容颜……”

马上有人唾弃我：“呸，小孩子才长雀斑呢！”

其实从某种层面上说，我还真挺嫉妒自己的，小时候老被人认为历经沧桑，反而自从成年以后吧，每当跟人聊天时我怆然涕下说：“我已经是奔三的人了”，必然会被对方一脸鄙夷反驳：“你丫是奔十三吧？”搞得我很悻悻然，暗暗想：心智问题怎么能上升到生理的高度呢？而且这年头，你要知道，成熟的人从来就不说自己成熟，都赛着说自己纯真无邪呢。

青春的时候仗着青春，大把的岁月都被自己蹉跎掉了，年长之后满世界拉人谈理想——可这时候理想已经基本上趋近于空想。最近我的 QQ 签名是：“我觉得我还能再成长几年……”

作为一个岁月，我感觉自己很蹉跎。

Chapter 01 八折抛售一只光棍



下了夜班，我一个人沿着路灯往家的方向慢慢晃，眼皮极其沉重，恨不得跟旁边的乞丐拼个报纸一块睡，但抹不下这张老脸。

从去年十月开始，我在一家医药公司做文案策划，反正都是卖身嘛，不如卖个离家近的。大半年了，天天忙得脚跟打屁股，吐血都没时间，真是忙到想死的地步了你才知道忙字旁边为什么会有个亡。只有当每个星期五加完了夜班，回到自己家楼下仰望死寂的窗口，我才能醒悟到自己原来还是个光棍。

窗口永远没有灯光。唯一一次透出明亮，是有贼光临。

小偷离开时没有关灯，也没关门，我养的黄狗火锅跑了。在屋里屡唤不见，我魂飞魄散，冲出去顶着寒风搜遍了整个小区，撕心裂肺地唤了半宿。“火锅！火锅……”我凄凉而辛酸的叫声震撼了小区居民，大家纷纷推开窗户，饱含热泪地安慰我：“妈勒个逼的，半夜三更的喊个毛哪！喊得老子都饿了！”正当我颓伤而返时，居然在角落的车棚邂逅了那个不睁眼的小贼，当时他正拿个大铁钳蹲在一辆电动车后面，试图剪开车锁，车篮里放着我的黑皮包和白色苹果上网本。我掂了块建筑垃圾闷声不响从背后把他砸倒在地，夺了他手里的铁器，死死按在地上一通暴捶，他也闷声不响地拼命护住头。

不打还以为是误入歧途的小羊羔，一打才知道是惯犯，居然都不带反抗的。打累了，我

停下来喘粗气，遍体鳞伤的年轻老贼咬着牙站起来：“我可以走了吧？”

我揉着肿痛的拳头：“滚！”

那晚之后，火锅再也没有回来，我惆怅了很久。本来我打算把它养到过年的，谁知道年货自己越狱跑了。不过，幸好我还有一个堪比黄狗的哥们。

周末我一般都窝在家里，懒得出去打野食，偶尔方便面不够吃了，拨个急救电话，小八就会免费给我送牢饭，十块钱以下的中西快餐任选。当他刚刚得知我在医药公司上班时，不无鄙夷地说：“要不要我介绍你去夜总会工作？比医药行业干净多了……”

我恼羞成怒，一拍桌子，水果刀从果盘里跳起来，我顺势抄在手中恶狠狠地看他：“滚！”

小八吓一哆嗦，扔下盒饭连滚带爬地跑了。

基本上，我是个孤僻而粗鲁的人，与人谈心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是：滚！为此跟新旧友们打了无数乌龙架，臭名昭著。因为脾气坏，嘴欠，手黑，翻脸不认人，也老找不着对象。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姑娘都爱嫁给相扑手，但是我想，即使我成了相扑冠军也没人愿意嫁给我。

——因为我是个女的。

谁在那边说粗野的女人一定面若炭盆？我不敢自称国色天香，好歹说也是胡同八强，前两年有几个兄弟成立了打手公司，力邀我当形象代言人，被我婉言谢绝：请进入小型环状轨道作匀速运动！等他们咂着嘴弄清了这还是滚的意思，我险些沦为公司第一个目标，幸好打手听说出义务工，都不干。

我一边回想一边强打精神往家走，天气冷暖睡觉正好，街边卖馄饨的老头没有像公益广告里演的那样，给我打一束关切的灯光，而是冲我打了一个韭菜味儿的呵欠。

慢慢走上楼，手里握着钥匙。自从火锅跑了，家里连个门迎都没有，死气沉沉的。

推开门，巨大而温暖的包容感扑面而来，来不及开灯沐浴更衣，我很庆幸自己在失去意识之前还能摸到床。

睡眠中我不断地梦到纪墨，她曾是我的大学室友，生长于单亲家庭，身材修长面容妖娆，迎风而立时散发出匹练的光华。那时我叫她墨墨她叫我达令，头贴头吃一盒饭，打雷的夜晚睡一个被窝，骚扰她的学长被我堵在校外揍得鼻青脸肿。三年后她达令的达令爱上了她，使她的达令沦为一个弃妇。弃妇流着泪问那男人为什么？男人说：“认识她之后，我便对你刮目相看——跟她比你简直是个男人。”弃妇一听这话眼泪就没了，捏拳冷笑：“三年之前你脑子里进了泡屎，今天终于发酵了？”男人沉默不语。弃妇说：“滚！”然后奋力一耳

光搥去，夹在指缝中的钥匙尖在他脸上划出一道深长的血痕。墨墨尖叫着冲过来，抱住他，悲恸地骂我：“泼妇！我恨你一辈子！”

“真巧，”我甩掉钥匙上的血，“你身边的男人说过会爱我一辈子。”

他拉起墨墨恨恨离开。

从此，我常常梦见有一条蛇来纠缠我，这蛇眼闪绿光，吞吐着细细的毒信说：“我叫纪墨。”

墨墨对我说过：人生是红酒加蕾丝。但对我来说，人生就是哈德门加二锅头。大三退学后我像个鬼魂一样混了很久，白天蒙头睡觉，晚上出去喝酒，喝醉后为一包烟钱跟小痞子当街互殴，边打边吐，硬是把人恶心得落荒而逃。后来我妈看不下去了，威胁收回房子，我怕无辜的火锅跟我流浪街头，这才立志转型。半推半就忸怩了几个月，还是被上司制服了，发工资的到底是大爷。现在，如你所见，我是一位踩着高跟鞋上下班的矜持女性，看起来像个Office Lady。

后来我也厌倦了单身生活，每天都祈求上苍：请赐给我一个悍不畏死的男人吧！结果我的上苍说：滚！所以我至今还是单身。

小八很为我操心，他害怕要给我送牢饭送到八十岁，于是经常缠着我问：“七姐，你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男人？”我以前很不喜欢这称呼，听着跟鸡姐似的，让他改，他沉吟了半晌说：“你觉得我叫你彪叔或豹哥有没有搞头？”我说算了吧你还是叫我七姐吧。

本来我已经吃饱了，一听这问题我忍不住又咽了一口口水：“男人么，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人帅腿长，无论是上九天揽月还是下五洋捉鳖乃至为我砍人或者为我被砍得死去活来都在所不惜……嗯，这样马马虎虎也就行了。”小八听完这句话后，误以为我二神经了，立马押着我去看心理医生。那个傻逼心理专家对我说，孩子，这世上能令你幸福的男人绝对不止一个，等待也是一种信念。我告诉他，托男人的福，老娘现在已经没有信念了，只有怨念。

人嘛，总会有些劣根性。比如我，我总爱把自己应该担当起的责任推卸给前男友。如果他当初没有泡我的妞，我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去，说不定最后是我傍小三把他给蹬了。人生就是这么个庸俗的过程。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太阳还没晒到西边屋呢。我拿枕头捂住耳朵使劲睡，最后发现用枕头捂手机效果比捂耳朵更好。

没安静多久，有人咣咣大力敲门，一听动静就知道不是我妈，她对自家东西都是很温柔

的。我爸打赌她从院里扫出个耗子窝都会轻挥火钳慢声细语地说：“嗟，去死。”结果我这个讨债孩子的出现打破了这个神话，经常是三句话说不到头母女俩就开始对掐。多半是她掐我。有次她顺手从阳台摸出个棒槌要捶我，我也顺手接住，不费吹灰之力夺过来扔到一边，她愣了很久，从此以后不再揍我。

纵观这些年来我的表现，就是欠揍。“打出的婆姨揍出的娃”，农谚都是真知灼见。可惜现在已经没人能好好揍我。

抓着头去开门，小八热切的脸闪现，忽然爆发出鸡挨了一刀还没死绝的尖叫。

我好像有点清醒了，立即垂下眼看了看自己身上，浅灰色 OL 套裙还没有换，全身衣服皱巴巴的，上衣三个扣子全部敞开着，露出了粉红色的蕾丝文胸，肩带还褪下了半边，虽然没有暴露两点也称得上惊世骇俗了。我脊梁上冒起一阵冷汗，索性双手交叉往胸口一掩，撇着嘴说：“讨厌！”

小八胳膊上凸起肉眼可见的鸡皮疙瘩，哀嚎道：“七姐，你不要这样啦，人家是伪娘控，对男人装嫩行为会有反应的。”

“靠！从前陪人家喝酒打架的时候说自己女王控，现在新人换旧人了，说自己是伪娘控！你丫少得瑟！清早开荤是你捡到的便宜！”我背过身扣衣服。

“请问现在还是清早吗？”小八抖抖索索地掏出手机，翻开盖，指着时间给我看，“你看看，都九点四十了！不过我不应该低估你在睡觉方面的能力。我他妈就是手贱啊！怎么不知死活地在这个点过来敲你们呢……”

他一边念叨一边弯腰撞墙，恨不得捶地大哭。等我扣好扣子，他才逐渐恢复到人类状态。

“赶快收拾一下，我给你介绍个凯子。”他语气急促。

我被他催得激冷冷打了个寒颤：“你后面还有人？”当下来不及多想，伸手拽掉了一只丝袜，旋回身来，目露凶光扑将上去：“狗日的，我勒死你俩！”

小八吓得嗷嗷直叫：“没有！人家还在学校等你呢。”

我勒他的动作僵住了：“多大的孩子？”

“没问，二十应该有了。”小八小心翼翼地丝袜圈里往外拔脑袋。

我立刻加大手劲，继续往死里头勒他：“我勒死你这个祸害！难道你不知道老娘已经快三十了吗？”

小八奄奄一息地提醒我：“这个姿势我容易袭胸……”

我下意识地双手护胸后退一步，小八赶紧把脖子上套的丝袜捏起来扔了，捂着咽喉呼哧

呼哧直喘粗气：“七姐啊，说真的，见你之前我谁都不服，见你之后我就立马扶墙了。心狠手辣到如此地步，在男子汉中也算是惊人的！我怎么摊上了你这么个哥们儿？难道是上辈子欠你的？”

“废话少说。这次的成色怎么样？”我坐到沙发上，点了支烟。

小八马上就来了劲了：“帅！一个字帅呆了！我要不是男的，早就把他上了。”

“帅呆了，这是仨字儿，没文化真可怕！”我斜着眼睛看他，把打火机往茶几一丢，“真的？”我不敢太相信他的描述了，上个月他说给我介绍一个浓眉大眼的，结果约过来一见面，嚯，好家伙，除了浓眉大眼，还附赠了膀大腰圆和满脸横肉，胖得跟个奥尼尔似的我都找不好体位。

小八扭捏起来：“真的……我真很想上他。”

他发骚的样子难得一见，瞧得我心里痒痒的，忍不住喷出一口邪恶的烟雾：“那见见吧。”

小八告诉我，那孩子是附近工大篮球校队的，刚勾搭上，约好了今天给他介绍个小太妹。我反唇相讥：“你才是小太妹呢！你们全小区都是小太妹！”小八猛一缩脑袋，任由我的辱骂擦着他的头皮呼啸而过，然后才重新伸长脖子，无畏而精明地指导我要穿得运动一点，冒充跟人家九零后小男生没有代沟。

我叼个烟头跑到卧室去在衣柜里扒拉了半天，翻出一条过时的七分牛仔裤，还有上大学时穿过的旧T恤，胸前印有休斯顿火箭队的标志。换好之后我在镜子前左照右照都觉得很傻逼，心中十分纠结，跑出来问小八：“是不是很挫？”

“嗯……还好，反正八折出售，不用计较品相。”小八面肌抽动，很有毅力地憋回一口血箭。

“狗日的，老娘这就换SM漆皮制服去！”我羞愤地转身要走，小八一把握住我的手腕，安慰说：“就这吧，挺好的，乍一看跟个小女孩似的，我都不敢认了。”

梳洗完跟小八一块下楼，在拐角早餐店买了一笼蒸饺一杯豆浆，打个车去帅哥所在的学校。豆浆太烫了，走到篮球场边我还没喝完。小八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生正在场上打球。十个活力四射的年轻男性一刻不停地满场跑，我眼花缭乱看不清是哪个，于是坐到旁边石凳上装模作样在欣赏，同时喝豆浆。小八走到球场边吆喝了一嗓子：“小猴儿，快过来！”一个穿红T恤的男生扫了这边一眼，神思很恍惚地把球传偏了，小八的“快”字刚刚叫出口，篮球就径直飞过来咣叽砸在他脸上，小八表情呆滞，但凭着过人的毅力，依旧中气十足地把剩下的“过来”两个字喊完了……

帅哥一见篮球造了孽，赶快跑过来，连声道歉。小八引以为傲的高鼻梁大概被砸得不轻，急躁了，欺到他跟前指关节捏得喀喀直响，咬牙切齿地往外迸字儿：“我操！你丫是龙空打脸党^①的吧？打人脸还挺准啊！”

帅哥赔笑，“八哥，我不是故意的”，略带委屈的小表情看得人欲念横生。

这孩子虽然爱打篮球，但并没有被晒黑，他有一张过分年轻的脸，削瘦，但如细琢的玉器一般温润，轮廓优雅。他还有两排过分茂密的睫毛，每一次眨眼都像森林离开了土地在天空里飞翔，瞳仁乌黑，目光纯澈。如此完美的一个适龄正太，跟那位穿短袖衫的肌肉男小八面对面站着，更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惊艳之感。

小八还在气恼地乱吠，我捏着喝空的豆浆杯站起来，晃过去切入他们之间，关切地询问：“小八，你不要紧吧？”

打小没享受过七姐的关怀，小八顿时热泪盈眶：“没事，没事……”

“没事就好，给我把杯子丢到那边垃圾箱去。”我把豆浆杯往他怀里一塞，眼球上闪烁着一个清晰的“滚”字，冲着他向身后百米以外努努嘴。然后转身面向帅哥羞涩而腼腆地一笑，伸出手：“你好，我叫陈七。”

“我叫罗侯。”帅哥笑吟吟地握住我的手，“你妈肯定喜欢看《东方三侠》，希望你长得像张曼玉。”

“结果我长得像张学友。”我眯眼笑着自嘲。

小八在旁边捧着个空塑料杯子磨磨唧唧还不愿意走，凑过来插了一嘴：“会不会说话啊？傻B！你叫罗侯，难道你妈希望你长得像个扫把星？倒霉催的孩子，见人面第一句话就问候别人老妈……还真是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啊！”

我意外地看了小八一眼，本以为像他这种从幼儿园就不断被开除的厌学竖子顶多在尿急时能认得出男女两个汉字，没承想还知道“Rahu”是扫把星的意思。看来受教育程度的确不能等于文化程度啊，现在我的外语忘得就剩一句“狗腔猫脸”，而大学导师们也早就承各位贵言，在九泉之下含笑享受纸钱了。

罗侯很尴尬，捋了捋搭在眼前的头发：“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小八目光歹毒，有想打人的趋势。

^① 龙空论坛聚焦了众多网络写手，争论问题时互揭疮疤，毫不留情，即打人专打脸。这类好战善战分子被称为打脸党。

我迎面按住他的肩膀，缓缓向下打量，再慢慢移回脸部，微笑着劝他：“要淡定啊，八哥，在校园里搞凸点激情不合适吧？”

小八虎躯一震，脸刷就白了，赶紧捂住裆部转过身去。

趁此机会，我迅速拉起罗侯的手：“走，让我们回地球去吧。”

罗侯有些失措地点点头，然后回头扬声对球场上的队友喊：“不打了，你们自己随便玩！”

一众男生都大笑着轰轰隆隆地回答：“你也随便玩啊，晚上千万不要回来得太早！”其中夹杂着小八孤单的骂骂咧咧：“老子今天穿着内裤呢……靠！有异性没人性啊！”

我远远一笑，这个小王八蛋终于肯承认我是女性了。话说小八替我拉了两年皮条，就数今天的这个最靠谱，以前他给我找的都是些什么瘪犊子啊？全市的歪瓜裂枣都让我见齐了。一个个什么熊样，拿来发泄兽欲都嫌寒酸！前阵子他还给我推荐过一个狗娘养的红娘网，让我注册，发征友启事，结果我点开一看发现是个卖春基地，里面照片一个赛一个的风骚暴露，除了鸡就是鸡头，还有不少堂子里的红姑娘开了博客写诗写散文写都市言情小说，真他娘的无语！

罗侯是个很健谈的男孩子，一颦一笑眉飞色舞，活力迫人。坐在校门外的 KFC 里吹冷气吃薯条，我常常在听他说话时望着他英俊的脸出了神，浑然不觉手里还擎着根薯条，而番茄酱已经滴在手腕上。

他拿张餐巾纸替我擦，我的手指突然一跳，神经过敏地自动弹开。

“不好意思……”他脸涨得有点红，讷讷地说。我醒悟到自己反应过激了，见他的手仍旧愣在半空，赶快接过纸巾，掩饰地笑言：“其实我本来是想吸起来吃掉的，还能沾点肉味儿呢。或者先留着不吃，攒起来当宵夜，但是考虑到饭前没有洗手……算了，还是擦掉吧。”

说完自己都想吐，我的胃老是跟我的脸皮过不去。

罗侯大笑，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得很细很长，整张脸孔散发着纯真而魅惑的光彩，像无孔不入的日光般富有感染力，所谓天生尤物当如是。

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来。我低头查看，“公司”两个刺眼的字出现在屏幕上。

真讨厌，是谁在这个柔肠百结的周末还要找人家谈公事？找死呢！用我发浪的荷尔蒙气味熏死他！我娇滴滴地接起来：“Hello？”

女上司咆哮的声音：“陈七！我要你周五交给我的清单呢？”

我两脚发软，吱溜一声滑到椅子底下，半掩着嘴战战兢兢地小声说：“单子我昨晚加班做好了，还没来得及打印，你打开我的电脑打印一下就可以了，就保存在……”

“我要打印好的清单！快点，韩国客户急着要！”

女上司雷厉风行地把电话挂了。

我对着手机怒视了半天，觉察到自己不可能跟饭碗较劲，只好从桌肚里滑出来，简短地向罗侯道了个别，搂一搂衣服就准备开跑。罗侯也跟着站了起来，从椅子上探出上半身，想阻拦又羞怯似的低声说：“等一下，我骑车送你去吧？”

思维停顿了片刻，我笑笑：“下次吧。”

我突然觉得自己今天的行为很可耻，初中女同学的儿子都能骑车带他妈了，我还有什么资格坐在青葱少年的单车后座？匆匆推开 KFC 沉重的玻璃门时，我依稀听见罗侯在后面喊了一声：“陈七，我以前好像见过你，你还记得吗……”声音里很没有底气，嗓门本来就不高，还越来越细，直到彻底听不见了。

呵呵，现在的小孩都把这句开场白改成结束语了吗？在我尚年轻时，这是一句何其华丽的搭讪必杀技啊。

可惜我现在赶着回去换衣服，没时间跟他叙旧。如果就穿这一身去公司，毫无疑问会遭到女上司尖锐的嘲笑。我自问也是个高傲的女人，但比起她神奇的优越感来，还是差得很远。去年，我面试那天，穿了一套 NIKE 运动装，就是深蓝色的短立领长袖茄克加缩脚运动长裤，女上司一看到我就像捡到宝贝一样拍手庆祝，并号召全公司的员工来对我进行围观。我捏拳忍了半个多小时，正想不顾一切冲上去揍丫的时候，她抹掉眼角笑出来的泪花说：“明天过来上班吧。”然后又面带戏谑地补充了一句：“必须穿正装。”

什么是正装？蓝西装白衬衫红领带？我心里实在没谱，服饰方面我很随意，穿人字拖上公交车还被驾驶员轰下去过。这套 NIKE 已经是最正式的服装了，你看，袖口没有商标的。女式正装的概念本来就很模糊，如果像女上司那样穿套深色职业装，我得立马再老十岁。宝姿的女装倒是不显老，可是能买得起宝姿的话我也不必出去打工了吧？再说正装有什么好？我小时候听爸爸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警察打着领带去抓贼，结果被人用他自己的领带吊死在树上了。

思考良久，最后我把几年前从情趣网店拍的粉红制服穿上了。女上司皱了皱眉，倒没说什么。男上司跟我擦肩而过时，把满满一杯热咖啡泼在我胸口，一边道歉，一边伸出狼爪往我身上乱揩。

我在心里早就一个踢裆把他废了，但脸上还含着笑，说谢谢。

刚挂了机没一会儿手机又响起来，我看都没看就接，大声问：“狗日的，又迷路啦？”

女上司肃杀的声音：“你骂谁呢？”

我：“没有……您误会我了，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姓苟……叫苟日德……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吗？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哈……”

女上司打断我：“别废话了，赶快把清单拿到么鸡茶楼来，韩国客户等着呢。”

我靠，么鸡茶楼？这名字也太他妈扯了吧！不过考虑到现在的生意人为了吸引眼球都恨不得冰天雪地当街裸跑，我立即觉得这店名很可信。

可信归可信，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曾经见过这茶楼，只好谄笑着问：“请问，么鸡茶楼在哪儿呢？”

女上司被我的无知激怒了，大发脾气骂道：“你傻啊？平时做事笨手笨脚像磨洋工一样我就不说你了，怎么脑子也笨啊？么鸡茶楼不就在咱们公司对面吗？你天天瞪着两只眼睛来回路过都没有留意吗？‘么、鸡、茶、楼’这四个大字你总该认识吧！你是白痴啊？”忽然，我隐约听到电话那边有个纤细的女声在附近低低提醒了一句什么，女上司的吼骂瞬间凝固住，然后慢悠悠地改口说：“呃……是叫乡鸿茶楼……快把清单拿过来吧，耽误这笔生意你要负全责！”

我不敢怠慢，一边口喷鲜血一边撒丫子往楼上跑。

清单已经塞进门缝了，我匍匐在地上够了半天够不着，只好再重新回去开电脑、抽A4纸、开打印机、打印，在高跟鞋上扭啊扭的把老娘的叉腰肌都扭到劳损了。

男同事在一旁同情地看着我，末了，终于诧然发问：“你干嘛呢？又是伏地又是挺身的，给我搞制服诱惑呢？”

我纯洁地以四十五度角仰望他，欲哭无泪。

抱着清单冲下楼，过了马路，笔直抢进乡鸿茶楼，四面环顾，发现女上司正在二楼与一个男人相谈甚欢，笑容可掬。男人的衣饰和发型都端庄而保守，平头，短袖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女上司还是一贯穿得显老，嘴皮子翻动特利索，不时爆发爽朗的笑声。听说韩国人在国外通常都用英语交流，这一点我必须佩服女上司，看口型英语说得滔滔不绝。

茶楼装修很复古，楼梯是木质的，我匆忙攀着扶手上二楼，忽然间左腿一沉，细高跟鞋踩进了木缝里。女上司已经发现我了，正向我招手，韩国人也侧过脸笑咪咪地看我。我窘得满脸通红，使劲拔了几下，结果脚拽出来了，高跟鞋还毅然扎立在木梯里。

女上司眉头猛皱，看样子想骂人。我牙一咬，不理鞋了，先一瘸一拐地走上去把清单递给她，向韩国客户微微鞠了个躬，然后转回身想去接着拔我的鞋。